

黃埔將帥

第 四 卷

黄 埔 将 帅

主 编 陈锡增 廖隐邨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战功赫赫 千古奇冤

——军事家许光达

许光达(1908—1969)原名许德华。湖南省长沙人。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。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。1927年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见习排长,同年在宁都加入南昌起义部队,任排长,代理连长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,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参谋长,第十七师政治委员、副师长,红三军第八师二十二团团团长、八师师长、红三军第二十五团团团长。1932年赴苏联,先后入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。1937年回国。抗日战争时期,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、教育长,第三分校校长,中革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区司令员,中央情报部一室主任,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,八路军一二〇师独立第二旅旅长。解放战争时期,任晋绥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,第一野战军二兵团军长,第二兵团司令员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兼坦克学校校长和装甲兵学院院长,国防部副部长。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。是第一、二、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,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。

“看见大胡子马克思的画像 不由得产生了奇妙的联想”

1908年11月19日,许德华诞生在湖南省长沙县东乡萝卜冲。其父许子贵,是个穷苦农民。许德华在同族兄弟中排行老五,人称他

五伢子。

许德华诞生的第三年，辛亥革命爆发，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，如同冰冻的大地透露出一点春意。可是，好景不长，随之而来的是新军阀争权夺利的混战。许德华就在这个风雪激荡的岁月里开始了他的人生旅程。

萝卜冲是个风景秀丽的小山冲，绿树成荫，翠竹成林、阡陌纵横、碧水长流。浏阳河从遥远的大围山发源而出，像一条游龙蜿蜒爬行，从萝卜冲的西面流过，注入了烟波浩森的湘江。

岁月像浏阳河水悄悄地流逝。甘甜的浏阳河水哺育了许德华，那是他童年的摇篮，给他留下了些许色彩斑斓的梦。更多的是费解的现实，那一幅幅凄惨的社会生活景象令他恐惧，使他揪心。他时常看见一伙伙衣不遮体的乞丐，牵儿拽女，拄着竹竿，颤抖着手伸过一只污垢的破瓢。有一天，许德华正和小伙伴们在浏阳河边玩耍，看见一个妇女抱着小孩坐在河堤上哭，哭得那样悲伤，许德华觉得自己的眼睛也湿了，呆呆地望着这娘儿俩。突然，那个妇女抱起孩子，猛地跳下河堤。他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呆了，愣怔地看着那个妇女的头在水中蹿了几下就没影了。

这情景深深地印在了许德华幼小的心灵里，可他搞不清这是为什么？

许德华7岁的时候，家境更加艰难，他不得不拿起鞭子，成了放牛娃。他11岁上，母亲生小弟弟许德强得了产褥热，不久便死去了。许德华挽着母亲枯瘦如柴的手，泪如泉涌，哭肿了眼睛哭碎了心。

母亲死后不久，许德华的大妹妹也在贫困中死去。小弟弟许德强送给了人家，几个哥哥各有自己的妻室，爹爹终日忙于农活，没人管他，家里只剩下5岁的妹妹桂妹子与他相依为命。

可巧大伯父许长龄没有儿子，凭手艺挣了几个钱，把许德华过继来为他传宗接代。在他的坚持和资助下，许德华成了许家的第一个读书人。

1919年，11岁的许德华考入了梨梨镇的长沙县立第一小学高小

部。这所小学的校址是梨梨镇的陶公庙,该庙耸立在浏阳河边的山坡上,造型精美、气势磅礴。那金碧辉煌的琉璃瓦,那栩栩如生的雕龙画凤,还有那些古色古香的摆设,使许德华大开眼界。站在陶公庙的台阶上,可以聆听浏阳河汨汨的流淌声,俯瞰波光粼粼的河水和争相漂过的点点白帆。

梨梨镇是个水旱码头,这里因其交通方便而与外界联系得很紧密,社会上的各种流派、主义,在这里都有市场。教师们的思想也是五花八门,互论短长。从装束上看,有的长袍马褂,有的西装革履。持不同政见的教师们时常争论,各抒己见。许德华勤于思考,他摸索着、窥探着,许多过去不懂的东西渐渐有了眉目。民族民主的气氛感染和熏陶着许德华。

1921年,许德华由梨梨高小毕业,考入了长沙师范学校。

许德华来长沙师范读书时,马列主义已经传播到了中国,一些觉醒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探讨救国救民的道理。许德华也开始接触马列主义,他读了《国家与革命》、《共产党宣言》,还读了毛泽东与新民学会会员创办的《湘江评论》。新的理论像和煦的春风吹进他的心田,他的视野开阔了。

在校期间,许德华最爱去的地方就是岳麓山。黄兴、蔡锷、刘道一等革命先驱的遗骨就埋在这里。他们的光辉业绩惊天地、泣鬼神、启迪后人。岳麓山上有成片的枫林,当枫叶红了的时候,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焰,给人以激励,给人以力量。

在共产党员、国文教师曹典琦的引导下,许德华阅读了大量的革命书籍,经常与同学们讨论时事,钻研马列主义理论,并把目标投向社会。他与同学们经常走上街头示威游行,反对军阀的黑暗统治,抵制日货,声援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。

1925年5月,许德华由毛东湖、陈公陶介绍,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不久即转为中共党员。入党仪式是秘密进行的,当他看见墙上挂着的大胡子马克思的画像时,不由得产生了一种奇妙的联想,把马克思与孔子进行了对比。这时的许德华,对于孔子的道德文

章已经了解很多,他对孔子也是敬仰的。但是,自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,便认定它是改造贫穷落后中国的最好理论,而中国共产党则是这一理论的实践者,他为自己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而自豪。

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,国共于1924年实行合作,在共产党的推动与协助下,孙中山在广州办起了黄埔军校,培养革命的军事人才,这对于许德华很有吸引力,他决心投笔从戎。

1926年春,湖南省委决定选调一批年轻的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学习,农民的儿子许德华被选中。

1926年1月,许德华考入黄埔军校新生第2团,经过三个月的入伍先期训练,进入黄埔五期炮科11大队学习。

在黄埔军校,孙中山的遗训是学生们的座右铭:

三民主义,吾党所宗。

以建民国,以进大同。

咨尔多士,为民先锋。

夙夜匪懈,主义是从。

矢勤矢勇,必信必忠。

一心一德,贯彻始终。

黄埔军校允许学生公开阅读马列著作,许德华又读了《共产主义ABC》、《帝国主义浅论》等书籍,接受马列主义基本知识教育。

每逢星期六,军校都组织学员过组织生活,许德华与其他共产党员由长州岛乘船过海,徒步进城,或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课,或到工厂、农村做社会调查,接触了社会,丰富了知识。

许德华很爱唱黄埔军校的校歌:

怒潮澎湃,党旗飞舞,

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。

须贯彻纪律,莫放松预备,

做奋斗的先锋,

打条血路,引导被压迫民众,

携着手向前行。

路不远，莫要惊，
亲爱精诚继续永守，
发扬吾校精神。

1926年底，武汉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，许德华所在的黄埔军校第五期学员随同国民政府迁来武汉，并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。

许德华一直处于昂扬的精神状态中，他的床头摆着厚厚的一摞子书，有《向导》、《中国青年》、《创造》、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国家与革命》、《赤恋》等，他不断从书中汲取营养。

可是，好景不长，到了1927年初，反革命的气焰嚣张起来，国民党右派在蒋介石的支持下，以戴季陶主义为护身符，与北方“西山会议派”遥相呼应，对革命实行反动。整个武汉笼罩在疑云迷雾之中，恐怖气氛弥漫了整个武汉。随后，蒋介石发动了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唆使北伐军倒戈向内，纠集各地反动势力向革命反扑。

革命面临着难关。每个共产党员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。

“啪！”一张表格摔在许德华的面前，一名同班同学指着这张《学员政治面貌登记表》，用威胁的口吻问：“许德华，你的政治观点？”

此人姓廖名昂，是国民党学员的右派分子，经常在学员中制造摩擦。许德华先前已经听说校方要对学员的政治身份进行清理，提出军校的跨党学员要么退出共产党，要么退出国民党，二者必居其一。而军校的共产党员原根据国共两党合作的规定，大都跨党，以个人的身份加入了国民党。许德华也具有双重党籍，现在重新登记，是“分共”的信号，有些坚定的共产党员见国民党人多势众，气焰嚣张，自动放弃了共产党的党籍。

面对廖昂挑衅的目光，许德华轻蔑一笑，拿过登记表，郑重地写下：“中国共产党！”后面的惊叹号又粗又重，像是一根精神支柱，支撑着许德华的信仰和情操。

1927年7月18日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第五期举行了毕业典礼。

就要离开武汉了,许德华约上要好的同学廖运周登上了长江边上的蛇山。

长江浩浩荡荡,大浪淘沙。龟蛇二山云遮雾障。粤汉线上的火车,鸣着嘶哑的汽笛,长长的江汉码头,只显出一片凄凉的轮廓。

面对这一切,两人长久地沉默着。

根据党的指示,许德华和其他共产党员学员毕业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张发奎部,利用武汉政府与蒋介石争夺地盘而盗用的“东征讨蒋”的名义,打进第2方面军,积蓄革命的军事力量,迎接突然的“事变”。

“泰昌号”劈风斩浪向前。有人吟咏起崔颢的名句:“日暮乡关何处是,烟波江上使人愁。”

许德华看看这位吟诗的人,是他的军校同学,他正惆怅地注视着长江波涛,脸上一丝淡淡的哀伤。许德华走近他,低声说:“老兄,冲破烟波不就是我们的去处吗?”

滚滚长江,一泻千里……

九江,这座美丽的南方小城,因在庐山脚下而驰名中外。眼下,它已失去了往日的静谧,恐怖的气氛笼罩着全城。

许德华来到九江,被分配在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直属炮兵营当见习排长。没事的时候,他常去爬庐山,借以排遣心中的郁闷。站在含波口旁,面对莽莽青山和浩瀚的鄱阳湖水,一件件往事在眼前闪现,多少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出生入死,流血牺牲才赢来的北伐战争的胜利,如今竟被断送了!他真恨不得有一枝如椽大笔,蘸满长江之水,把这个教训题铭在青山之巅,留作历史的见证。他扪心自问:“革命啊,你的出路在哪里?”

1927年8月1日傍晚,许德华到九江书店去买书。市区的气氛反常,宪兵和警察全副武装,如临大敌;警车嗥叫着来回奔驰。

“南昌发生兵变了!”人们小声地互相传播着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。

许德华搞不清楚南昌发生了什么性质的兵变,快步向火车站跑

去。

火车站一片混乱，一列由南而来的列车停在站内，有的人在散发传单。许德华在拥挤的人群中抢到一张《工商报》号外，套红刊登了“八一”南昌起义的消息，还有《革命委员会公告》等。他飞跑回军营，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同伴。他们激动得夜不能寐，很久以来就盼望着这一天，终于盼到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炮兵营的党小组长传达了中共九江市党组织的指示，命令炮兵营的7名共产党员速去南昌，加入起义部队。他们这7名党员编为一个行动小组，老黄任组长，到九江市的南门集合，那里有党的联络员在等他们，接头暗号是：“打野外。”

许德华立即跑回寝室，兴奋得连日常生活用品也顾不得去拿，偷偷地溜出了营房，几步就窜到了街上。

许德华他们7人排成一队，装成去执行任务的样子，急急地赶路。穿在他们身上的国民军的灰色制服乃是很好的“护身符”，沿途无人盘查。

“喂！你们是去‘打野外’的吗？”在南门路口上，一个穿灰军装的女人同他们打招呼。

“我们是‘打野外’的。”

女军人在递过的介绍信上签了字，告诉他们：张发奎已倒向蒋介石，昨天，当周士第带领73团走到德安车站以北时，张发奎和25师师长李汉魂带着卫队营乘火车去追，追上73团时，当即遭到周士第团的猛烈攻击，张、李弃车而逃，73团奔向了南昌参加起义。女军人拿出7条红领带：“这是起义军的标志，你们想办法去南昌，加入起义部队时戴上。”接着又转身从树丛里拿出一个竹篮，里面有7枝短枪，发给每人1枝。

“我们到南昌找谁报到？”老黄问。

“只要是起义军就行，交上介绍信，就会有人分配给你们任务。”

“我们走哪条路呢？”老黄又问。

“怎么走都行，只要快！”女军人又拿出一些银元：“这是路费，同

志们,再见!祝你们顺利!”女军人一一和他们握手,然后钻进了路旁的树丛中。

许德华一行跋山涉水,昼夜兼程,于8月6日晨到了南昌城下。他们的疲劳一扫而光,沿途所受的折磨烟消天外,只想快点进城,加入起义部队。当他们兴奋地擦去头上的汗水,拍净身上的尘土,准备进城时,却发现南昌城头没有红旗,听不到歌声,城门口有军警站岗,盘问过往行人。

许德华机警地对老黄说:“组长,守大门的不像是我们的人。”

他们不敢贸然进城,悄悄地来到江边的一个隐蔽处,经向渔夫打听,得知起义的部队已于昨天撤离了南昌。

千辛万苦追到南昌,却扑了空,他们不免有些失望。

起义军取道临川、宜黄,南下广东。许德华他们7人马不停蹄,向南追去。

一天傍晚,他们来到一个废弃的村庄遗址,实在太累了,便坐在残垣断壁旁休息。突然,一声喝斥:“不准动!”

想掏枪来不及了,在他们身旁有十几个握枪的士兵,后面散乱的队伍正朝这边走来。一个军官骑着慢悠悠的水牛,强打精神还是掩饰不住犯了大烟瘾的倦意,恶狠狠地打量着他们。其余的人一拥而上,把他们的手枪全给缴了。

“你们是干什么的?”骑牛的军官打着官腔问。

“掉队的。”老黄反问,“你们是哪一部分的?”

“老子是20军的!”军官傲慢地说。

“报告营长!这是从他们身上搜出来的。”一个士兵把搜出来的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》的毕业证书递过去。

“哦,你们也是黄埔生!本人是黄埔三期!”营长看完毕业证书,说话和气多了,“我说诸位老弟,别往南追了,跟我干吧。”

这伙人是贺龙指挥的20军的一个营,也曾参加了南昌起义,却在南下途中叛变。营长见许德华书生气十足,很喜欢,硬让他给自己当书记官,不由分说便把他们带走了。天快亮时这伙人进了一个村

子,许德华被裹胁走进一个富豪人家,房主人恭迎营长,吩咐摆上大烟枪。

许德华趁营长吞云吐雾的时候,溜出堂屋,用书记官的口气问哨兵:“我的那几个兄弟呢?”

“在隔壁,营长要用的人,我们不敢怠慢。”哨兵毕恭毕敬地回答。

许德华闪身进了隔壁院,正房3间,院里有一堆草,草堆上坐着一个人,看不真切,只见一丝火星一闪一闪的,好像在抽烟。

许德华大声喝问:“谁在抽烟?”

只听一阵惊慌的悉索声,火星灭了,一个矮个子兵站了起来:“报告长官,是我……喔,书记官,您……”

“站岗还抽烟? 嗯?”许德华给他个下马威,“他们几个在干什么?”

“在那间屋里睡觉。”

“让他们出来,营座喊他们有事。”

屋里的人已经听出了许德华的声音,猜出了八九分,听见了矮个子兵喊,心里高兴,却故意慢腾腾地走出来,埋怨地:“有话不能明天说吗? 不让老子睡觉。”

“弟兄们,营座有请。”许德华抑制住心情的激动,给他们使眼色,又转过身训斥矮个子兵,“以后站岗不许抽烟,再让我发现,决不饶你。”

“是! 书记官,求你多多包涵。”

许德华他们出了院子,撤退就跑,他们的身影融入茫茫夜色中。

早晨,他们走进一个山村,墙上贴满了标语:“打倒蒋介石!”“起义万岁!”……醒目处,还有一张布告:

照得本部各军,富于革命精神。

此次南昌起义,原为救国救民。

转战千里来粤,只求主义实行。

对于民众团体,保持十分严谨。

对于商界同胞,买卖尤属公平。

士兵如有骚扰，准其捆送来营。

本军纪律森严，重惩决不姑徇。

务望各安生业，特此郑重声明。

——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贺龙示。

许德华他们兴奋起来，起义军就在前面。他们忘记疲劳，快速赶路。

太阳落山了，山峦披上晚霞的彩衣，天边牛乳般洁白的云朵，也染得火一样鲜红。袅袅炊烟，笼罩着城镇的上空。棕榈树在晚风吹拂下抖动着宽大的叶子，像是驱赶着暑热。许德华他们汗津津地来到了宁都城边。

宁都是那样的宁静，使人感到神秘莫测。

“哒哒哒！”一阵号音传来。这声音他们是多么熟悉呀，一股热浪撞击着他们的心头。

“红领带！快看，哨兵的红领带！”

他们向城门望去，只见哨兵的红领带在落日的余晖下微微飘动。

“同志们，系上红领带！”老黄的眼里闪着泪花，下达着命令。

几位衣衫褴褛的战友系上红领带，满怀喜悦，奔向城门。

“口令！”哨兵大声喝问。

“打野外！”老黄大声回答。

哨兵迟疑了一下，随后恍然大悟，望着这7位风尘仆仆的战友，热情地说：“同志们，欢迎你们！不过，你们用的接头暗语过时了，部队整天在外面，不用‘打野外’了，现在的口令是：‘打倒蒋介石！’好，请进城吧。”

许德华他们终于追上了起义部队。

宁都城驻扎的是起义军25师，许德华他们到了师部，见到师长周士第，接上了组织关系。7个人被分到师属各团，许德华被分到75团3营11连当排长。

许德华来到11连，党代表廖浩然热情地迎接他，介绍了连里的情况，对黄埔毕业生许德华寄予很大希望。

在75团,许德华意外地遇见了在黄埔军校时的同班同学廖运周,他现任75团参谋。同学重逢,彼此都很欣慰。廖运周告诉许德华,75团是一支有光荣传统的部队,它的前身是北伐时期攻打汀泗桥、贺胜桥等战斗中屡建奇功、荣膺铁军称号的叶挺独立团的第1营,现任团长孙一中就是当时的副营长。

第二天,许德华换上一身新军衣,扛着花机关枪,带领他的一排人,前进在南征的队伍里。

战士们情绪高昂,不怕南方的8月烈日炎炎,边走边唱:

我们大家来起义,
消灭恶势力。
如今大革命,
反封建分田地,
坚决来斗争……

8月23日,起义军决定击破会昌之敌,转道去汀州、上杭,直下潮州、汕头。

党代表廖浩然向全连传达了上级的作战命令。官兵们个个摩拳擦掌,跃跃欲试。许德华心情振奋,这是他加入起义军以来的第一次战斗。他认真地做着准备,检查了全排同志的枪支弹药。

夜,毛毛细雨下个不停,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长满了苔藓的山路崎岖泥泞,不时有人摔倒。部队翻过一座高山,天已破晓。一声枪响,打破了黎明的寂静。接着,炮声隆隆,响成一片,兄弟部队已经向会昌城发起了攻击。

会昌城位于贡水、绵水、湘水的汇合处,城西河面很宽,水深一公尺左右;河西有一处很陡的高地,可以鸟瞰全城;城西是一片平坦的开阔地;距城北5里,有座大柏山是控制会昌东北的要点。会昌的命运决定于大柏山和河西高地的得失。

早晨9时,75团到达会昌城西河边,投入战斗。11连是全团的尖刀连,而许德华的排又是尖刀排。他和战士们都饥渴难当,正在渡河,却顾不过来喝水。有的战士停下来往水壶里灌水,许德华鼓动

说：“同志们，不要停，冲上去，打完仗再喝水。”战士们收起水壶，跟着他冲过去，他带领尖刀排一阵风似地卷到第一个山头，甩过一排手榴弹，乘着还没散尽的硝烟，尖刀排已经占领了有利的地形。驻守山头的敌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，就被冲到眼前的尖刀排俘虏，活捉了敌人营长。

在争夺第二个山头时，敌我伤亡均很大，许德华的胳膊负了伤，他顾不上缠一缠，始终冲在前边。枪弹呼啸着从他头上、身旁飞过，他置生死于度外，一心要攻下山头，手里的花机关枪喷出一串串火舌，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。但因敌人居高临下，地形有利，密集的火网使我方前进受阻，双方成僵持状态。

突然，敌人的后面响起了枪声，阵脚大乱，这是孙一中团长指挥的一个营在敌人的背后发起了攻击。许德华和尖刀排乘机甩出一排手榴弹，借着硝烟的掩护，猛冲上去。敌人开始溃逃。我方的冲锋号却此伏彼起，连成一片。

75团乘胜追击，以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冲进城里。许德华带领尖刀排冲到城中心时，与对面冲过来的24师会合，双方结成一体，敌人招架不住，弃城而逃。

红旗插上了会昌城头。起义军清理战场。老百姓涌到街上欢迎起义军。

一名战士走过来拉住许德华的手说：“排长，你过来看，好东西……”

许德华跟这名战士挤进人丛，原来是一顶漂亮的花轿，一个战士抱着花机关枪坐在轿里，悠闲自得地说：“安逸，钱大钧想得真周到，怕老子累，还给老子准备了一顶花轿。”他发现轿内还有一杆大烟枪，拿过来叼在嘴上，笑嘻嘻地，“嘻嘻！哥老子还给准备了一杆枪。”

许德华一把抓住轿杆，惊喜地问：“抓住钱大钧了？”

“他跑了，可是，轿子却顾不上坐了。”

许德华拍拍轿杆，没有捉住敌人的东路总指挥，他深感遗憾。

大部队陆续进城，打乱了建制的战士们分头去寻找自己的连队。

轿里坐的战士走了下来,对许德华说:“同志,这轿子就交给你处理了。”说完,他抱着花机关枪去寻找自己的连队。

许德华让战士们把花轿抬到一个空场处,从一名战士的腰间拔下一颗手榴弹,扔进轿里。只听轰隆一声,花轿被炸上了天。许德华把没能抓住钱大钧的一口闷气发泄在轿子上。

三天后,钱大钧率一万余人,杀气腾腾反扑过来。尖兵先登神坛顶,随后占领了三河坝,指挥部设在裕兴旅店,分兵驻扎在大麻并在旧寨、南门坪一带挖战壕,在观音阁上还架起一门大炮,与我军形成对峙局面。

许德华这时代理 11 连连长,原连长李逸虹调走。

在河滩的竹林里,朱德召集 25 师全体军官开会。许德华已经有几天没见到朱德军长了,他仍然那样精力充沛,只是消瘦了些,胡子没有刮,好长好长,他和士兵一样,背着破斗笠,穿着短裤和草鞋,给人以温厚和朴实之感。朱德传达了上级的指示:起义的总指挥部率领大部队向海陆丰进军,由朱德同志指挥 25 师留守三河坝,牵制敌人兵力,掩护主力转移。

75 团的阵地相当重要,是三河坝的命运所在,而许德华所在连的阵地又是全团的致命点,孙一中团长考虑再三,决定把这块阵地交给 11 连。

下半夜,敌人从赣江上游驶来 50 多只大船,摆在广阔的正面,向我突然发起攻击。

炮声、枪声、喊杀声交织在一起。

敌兵在督战队的威逼下,不敢后退,冒死往前冲,前边的船翻了,后面的船接上去。敌人的支援炮火从对岸一轮接一轮地泼洒过来,树断竹燃,浓烟烈火,土翻石飞,压得我方抬不起头来。船上的敌兵乘机登岸,呼喊着重向我军。

许德华端着刺刀,站在堑壕上,热血直冲脑门,高喊:“同志们,记住我们的口号:没有泪,只有血,用我们的刺刀,开辟胜利的路。”

一场短兵相接的恶战开始了。刀戈乒乓,轻伤员爬出掩体,举枪

拦击后续的敌人；重伤员抓住手榴弹，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。

革命在火与血中进行。

对岸的观音阁上，敌人总指挥钱大钧在一群将校的护卫下，举着望远镜观察着战场。他见自己的部队败退，恼怒地向随员吼着：“为什么不开炮？”

“共军和我军绞在了一起，开炮恐怕……”一随员忧心忡忡地说。

“打！给我炸平！”钱大钧冷峻地下达着命令。

“轰隆隆！”呼啸的火团飞向对岸，一颗颗炮弹落在敌我交织的人群里。

“他娘的，打自己！”敌兵骂着。

一发炮弹在许德华身旁炸开了，气浪把他推倒，他觉得腰部被什么咬了一下，不由自主地伸手摸摸后腰，血，鲜红的血从伤口流出来。“负伤了，真见鬼！”他骂了一句，爬起来，摇摇晃晃地向前冲了几步，只觉得眼前一黑，失去了知觉……

一路平安

许德华醒来了，他睁开双眼，打量眼前的一切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怎么没有硝烟炮火？听不见枪声、呐喊，看不见流血牺牲？噢，面前坐着的姑娘是谁？啊，想起来了，她叫翠花，是房东的女儿，自从到了这里，她就一直守护在自己的身旁。

许德华依稀记得，昨天夜里，料峭的江风把他吹醒，睁眼一看，天上没有月亮，夜色昏暗黑沉。枪声停了，火光也不见了；竹林里，肩并肩脚接脚地躺着一大批伤员，大多都在痉挛、呻吟；汗臭、血腥味顺着江风阵阵扑来……这是临时包扎所，许德华刚动过手术，嵌进腰部的那块弹片被取了出来，医生把那块榆树叶大小的弹片留给许德华作纪念。

许德华所在连的党代表廖浩然也身负重伤，他俩被一同安置在三河坝附近的茂之前村养伤。

茂之前村是个绿竹遮掩，碧水环抱的小山村，村里的群众基础较好，给予伤员以周到的照顾。许德华住在一户姓孙的贫农家里。孙大爷五十多岁，是村里的老党员。孙大妈也是五十多岁，身体干瘦，额头布着深深的皱纹，总是抿嘴笑着，十分慈祥。他们的女儿叫翠花，接近二十岁，是赤卫队员，身上总是背着一枝缴获来的崭新的步枪，对它爱不释手，她没有一般女孩家的娇柔之气，更多的却是飒爽的英姿。

许德华住下来的当天，孙大爷就请来一位老郎中，这是当地一位很有名气的土医生，治疗红伤有祖传秘方。他精心地为许德华清洗创面，包扎伤口。

孙大妈一家尽管生活清苦，却想着法子为许德华调剂伙食。

晚上，许德华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他挂念起义部队的去向，惦念自己所在的11连还是否存在，一连串的问号折磨着他，日子实在难熬。

孙大妈看出许德华焦躁的心情，常常陪他聊天，末了，总是用这样一句话安慰他：“莫心急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”

翠花把一碗鸡汤捧到许德华的嘴旁，温柔地说：“许连长，快把这碗鸡汤喝下去。”

许德华摇摇头。翠花劝说：“你身体虚弱，需要营养。”她拿起匙，不由分说，一匙一匙地喂许德华，他想不吃也不成。

翠花离许德华这么近，倒使他不好意思起来。老实说，他生平以来还从没跟女人这么近过。

一天中午，翠花气喘吁吁地闯进来，急促地说：“不好了，钱大钧的部队开过来了，要住在这一带，上级让把伤员同志转移到山里去。”说话间，孙大爷也赶了回来，和翠花一起把许德华抬上担架，抬起就跑。

许德华并不惊慌，这是意料中的事，钱大钧被起义军打得一败涂地，必然来搜捕伤员。

许德华被抬进密林深处的一个竹寮，这是看山人住的，已经搭起了竹床，支好了锅灶。当地党组织早就料到这一天，准备得很周密。